

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a dynamic sword figh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. A central figure, a woman in a vibrant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cape, is captured in mid-air, her sword held horizontally. She is surrounded by stylized, swirling clouds. In the upper left,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blue sash is leaping towards her, also with a sword. In the lower left, another man in a dark brown robe is seen from behind, looking towards the central figure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rugged, brown mountains and sparse, spiky green plants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dark green border with a subtle, repeating pattern.

# 三俠劍

3

张杰鑫 著

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. At the top, a man in a long robe is riding a horse. Below him, a man in dark clothing is shown in a dynamic, possibly combative or falling, pose, holding a sword. The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.

# 三俠劍

张杰鑫 著

3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ANXIAJIAN

三 侠 剑

张杰鑫 著

责任编辑:于永玉 张忠礼

封面设计:金 木

---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 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套 定价:258.00 元(全套12册)  
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—80626—075—7/I·6

---

下贱的师娘害的身入监牢，问成了死罪，此事必是焦公子从中所为。母亲咱娘俩的性命都是我那恩师所救，将儿抚养十载，要回家产。若不然母亲与孩子早就没有命啦！孩儿打算豁出咱们这几十顷地，我要与我恩师运动官司。”赵老太太闻听，遂叫道：“吾儿，有恩不报非君子。无奈大清的律条，既已问成了死罪，怎能更改呢？咱们这点财力，买不了这样的案子。你先拿着三二百两银子，到狱中先运动运动狱吏，叫你师父别受罪。如外再与狱卒们三二十两银子。叫狱卒们与你师父买些吃食，然后再为设法。”赵得胜遂包了二百两银子，另外又包了二十多两散碎银子，来到了钱塘的监狱里。打听了黄爷的案子，然后拜见管狱的头目，赵得胜与管狱的头目见了面。叫道：“上差，现在狱里收着一股差事，姓黄名昆，那是我的师父，我打算与他老人家见上一面。”管狱的头目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现在查狱的老爷们查的太紧啦，前者有我们的亲戚打了官司，我去谈了谈话，被查狱的老爷撞见了，受了一顿申斥。”赵得胜说：“老爷，我有点薄礼，你给担点不是吧。”语毕，由腰间掏出一大封银子，雪花白二百两。管狱的一见银子，遂说道：“黄爷都与我们是朋友，你既与黄爷是师徒，咱们也是朋友，此事我一人也不敢专主，把二头请来，先商议商议。”于是打发小伙计将二头请来，大头把二头与赵得胜二人一介绍，说道：“这是赵少爷。现在要探监看看黄爷，这儿有点小心意。”用手指着二百两银子，又说道：“这是给大家买一双鞋穿的。”二头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我先到里面言语一声。”二头遂到里面，一看吏卒正与黄昆说损话呢，故此二头当时相拦说道：“朋友来啦，有你一位徒弟赵得胜前来探监，黄爷见吗？”黄昆此时饿的将死，恨不得一见亲人呢！遂说道：“请你将他带进来，我师徒见上一面吧。我黄昆死后也忘不了大恩大德。”二头遂将赵得胜带到死囚牢内，赵得胜一见恩师蓬头垢面，好似活鬼一般，牢中臭味难闻。赵得胜跪在黄爷面前说道：“老师受这种罪，弟子来迟，实在是弟子不知。”

大英雄黄昆此时泪如雨下，遂说道：“为师实在对不起你，我拿刀找你一十三次，你不计为师之仇。”赵得胜也哭的泪如雨下，遂说道：“师父的大恩大德，弟子岂敢忘怀？以前之事，都是我那下贱的师娘之过。”黄昆叫道：“得胜儿，为师三日夜一口水都未进，你叫狱吏给我一口凉水喝吧，我此时干的说不出话来啦。”赵得胜遂回头叫道：“上差你赏给我恩师一口水喝吧。”狱吏说道：“赵少爷，黄爷有夹棍之伤，不能喝茶，白水冲红糖，能愈夹棍之伤，红糖能活血。”语毕，狱吏端过来一碗红糖水，大英雄黄昆，接过水碗，泪如雨下，眼泪都洒在碗中啦，因为渴的难受，眼泪糖水俱都喝下去了。狱吏又给拿过来一包点心，黄昆糖水就点心，三日得此一饱，赵得胜叫道：“老师，你画了供没有？”黄昆说道：“我画了供啦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你为何画供呢？”黄昆叫道：“孩子，人心似铁非是铁，官法如炉真是炉，八十大板打得我皮开肉烂，夹棍夹在身上，晕死过去数次，焉能受的了呢？”此时狱吏见他师徒说话的工夫太大啦，不耐烦催出了死囚牢狱。赵得胜低声说道：“师傅你存心忍耐些时，孩儿三日之内，救你出牢狱。”黄昆说道：“得胜儿呀，你与老夫所学的功夫，没有盗狱的本领，你救不出我去，你的小命也就饶上啦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怎么没有盗狱的能为呢？我必要救你出狱。”黄昆说道：“此事万不可为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孩儿办不到，此事谁能办得到呢？”黄昆说道：“你胜三爷他能办的到，可惜现在已经回家啦。若是你哥哥黄三太在此，他的学业虽不能盗狱，他可能聘请高人，他也认识侠剑客，除去此二人，谁也不能下此死力来救为师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胜三大爷现在哪儿居住呢？”黄昆说道：“住在直隶郑州古城村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老师，直隶郑州离此太远，我黄三哥，不准在镖局内，这二人都来不及了，等他们来到，你就出了红差啦！你放心吧，这三日之内，孩儿若救不出恩师，孩儿誓不生存！愿与义父同归地下。老师你存心忍耐些时吧。”语至此，吏卒已经进了牢狱中，赵得胜由

袖中抽手巾包儿，将包打开，里面是二三十两散碎白银，赵得胜叫道：“上差老爷们多作德吧，与我师父结个鬼缘，他欲吃什么，就给他买点什么。我今年十七岁，决不忘老爷们的大恩大德。”狱吏说道：“你就望安吧，黄爷自有我们照应呢。我们在饭馆内有折子，黄爷吃不吃，每日三餐，必给送到。”黄爷问道：“得胜这个手捧子，你可以叫他们与我卸下去。”赵得胜闻听此言，遂与狱吏一要求，狱吏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”当时下了捧子。赵得胜说道：“你多忍耐吧，孩儿走了。”黄昆叫道：“得胜儿，你且回来，为师尚有几言词。”赵得胜回转身躯，黄昆在赵得胜耳边低声说道：“盗狱之事千万别办，你的学业不成，为师还活五十多岁吗？半百有余，死也不为天寿了。”又大声说道：“为师只有两个亲人，黄三太与汝，三太是我侄儿，你是我螟蛉义子，又是我的徒弟，可惜三太未在跟前。我死之后，你将我埋在地边儿上，买一口十两八两的柳木白棺材足矣。千万好好孝敬你的老娘，武学只求强身体足矣，不要恃勇械斗。逢年过节，与为师烧一点纸，还有一件要事，为师出了红差之后，千万央求官人，花钱雇人将为师首级缝在尸上，别的千万别办。”语毕，泪如雨下，赵得胜叫道：“恩师忍耐光阴吧。”又低声在耳旁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三日之内我若救不出你去，孩儿也就不活在这昏乱的世上了。”语毕，出了牢狱。

回到家中，自己喝了两杯闷酒，躺下就睡。睡的这个工夫不小，赵得胜的老娘，将他唤醒了。喝了点茶，吃了点东西，候到日落之时，也快关城打点啦，赵得胜收拾利落，带上钢刀百宝囊，奔县城而来，顺着马道进了县城，来到狱门之外。狱门已经紧闭，狱墙甚高，如此两夜，未能上了狱墙。等到第三夜四更半天，又奔县城的马道，被胜爷看见。

书中代言，胜爷第一次盗狱，未见贾明，遂奔了钱塘县，又奔县城的马道，故此看见赵得胜。胜爷由背后跟下他去，到了注内树林丛中，赵得胜上吊，自言自语，非胜爷与黄三太不能办理。

胜爷一听，这又是一件逆事，因为他自己办不了急的要上吊，非我与三太不可，胜爷听至此处，这才赶奔近前，由背后拍了赵得胜一掌，打着了火折子问道：“你认识胜英吗？我就是神镖将胜英。”赵得胜喜出望外，跪倒磕头，细说根由。胜爷说道：“得胜，凭你的孝义，我必救你师父，要将你抛开了，黄昆是我盟弟，我也得前去相救。等到晚间，我救了你师父，我再领着你见三太，要不然叫三太知道了此事，他比你性情还急呢，我救我的盟侄也是三天没有救出来呢，现在三太他们在钱塘堤破庙后呢。我今天也不便回去了，等到夜晚办完了，我再领着你与你师哥三太等相见。”

列位，胜爷与赵得胜在树林中说话，想不到树上有人窃听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暂且不提，单说赵得胜解下绳套，同着胜爷回了赵家村，到赵家村之时，天色微明。赵得胜敲门，家人出来将门开放，赵得胜叫道：“胜三伯父请进去吧。”家人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头前领路。”赵得胜将胜爷让到客厅，家人献茶，胜爷喝茶休息。一日无话，到了晚间，赵得胜问胜爷盗狱都用何物，胜爷说道：“什么都不用，我这里都预备好了。”胜爷遂打开包袱，取出独睡毯子，叫道：“得胜你将你的家伙，也带着，俱都放在毯条之内，背着同我进城。”赵得胜遂将自己的单刀零碎俱都包在毯条之内，背在身上，随着胜爷进了县城。天气不过刚黑，爷俩进了县城，找了个僻静所在，休息了会儿，天到二更，爷儿俩这才奔监狱而来。书中代言，是监狱的墙上，都放着枣树枝棘。来到狱墙的东面，赵得胜将包袱放在地上，打开了包袱取出零碎东西。胜爷拾毯条，叫道：“得胜你就别离这儿，我将你师父救出监狱，仍然打这儿出来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你请放心，我决不他去。”胜爷遂将毯条仍然抛到墙头之上，掏出飞爪百练锁，一抖飞爪抓住了墙头，胜爷倒绳而上，到了狱墙上面，将独睡毯条用手向下一按，压倒枣树枝棘，胜爷跨在独睡毯条之上。赵得胜在墙底下一看，心中暗想，不读哪家书，不识那哪字，我要知



道如此，我也能够上狱墙啦。就见胜爷在墙上，由腰内掏出问路石，先问了道路，然后摘下飞爪，带在腰间，飘身下了大墙，拾起问路石子，带在腰间，奔领班房狱吏住的房子而来。纵上房去，脚尖扣住阴阳瓦，用珍珠倒挂的功夫，湿破窗纸向屋中观看，见一张八仙桌左右各坐一人，外面坐的两个人，床铺上坐着两个人。胜爷一看左边坐着这个人，大胡爪，就听此人说道：“这不是二头也在这里么？监狱之中看更的人可就是咱们四个人，咱们吃的是阳间饭，当的是阴间差事，无事便无事，倘若有了事，便有身家性命之忧。要作官可作大官，当差可在大衙门当差，官大一级，可以压死人。黄昆这案，可有点风声，屈与不屈，是他当堂招认的，是县衙门里的事情，咱们应当的责任。惟有金头虎这件差事，并不是应当押在县里的，无故的由府狱四更来天，偷着送到县狱管押，府狱里怕闹错，送在县狱里，县狱里就不怕闹错么？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。可有一宗，这两件案子，黄昆是江洋大盗，金头虎贾明是明火执杖，拆擂台，十几条的人命案子，这两案都与焦公子有关系。前天焦公子亲手提着四百两银子，叫咱们害死黄昆，咱们不敢接他的钱，再说咱们当一份差，为四百两银子，屈害好人，也犯不上啦，临走的时候，说了好些个不满意的话。不用说李铁笔也是他托出来的，李铁笔这笔钱是太平钱，七日饿不死，咱们也有说的，人家黄昆来了亲近的人啦，咱们能够拦阻人家送饭吗？要是没有送饭的，当然将他饿死。这一有送饭的，咱们就有言辞啦，七天饿不死也没法子啦，他要能够出法子阻止外面送饭，那么办，咱们就管不着啦。这样一来也不能害黄昆，咱们还使的是太平钱。”胜爷在房上一听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心中暗想，无怪乎我在府狱中，三夜未能找着明儿呢，原来在这里寄押呢，若不是救黄昆来，至死也找不着明儿了。又听那大胡爪的说道：“你们三位多辛苦，在黄昆与贾明那屋里多留点神吧，千万别懒惰了。”就听那外边坐着的说道：“黄昆在死囚牢第五间，贾



明在第七间。今天贾明要酒要菜，我们说没有给你预备，他张嘴就骂街，我还打了他几个嘴巴子，这小子是死催的，他终日胡闹。”胜爷在外面点了点头，心中暗说费心费心，又听那个接着说道：“黄昆倒很老实，每日只是唉声叹气。”胜爷听到这里，由房上下来，直奔二道狱墙，二道狱墙甚矮，也没有枣树枝棘，胜爷纵身形上墙。正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，金风阵阵，现一种悲惨的景象。来到狱房，只听唉声叹气的声音，哭父唤娘，老英雄长叹一口气，心中暗说，要看起来，就是存心忍耐，吃亏让人，为鸡犬之争，身入囹圄，岂不冤哉！此时就听贾明正自大呼小叫。胜爷心中暗想，我先看看我盟弟去，胜爷走到第五间死囚牢，胜爷侧耳细听，就听里边自己叹道：“苍天哪，苍天哪，何其报应不公，想俺黄昆，平生未作过亏心之事，何以遇着贱人陶氏与禽兽不如的焦振芳？竟为奸夫淫妇所害，我黄昆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活捉你们奸夫淫妇！”胜爷哑然而笑。心中说道：“贤弟贤弟，你是自取其祸，你五十余岁为何娶十七八岁的妇人呢？”我再看看我那傻侄子去，遂又奔第七间死囚牢而来。就听见第六间与第八间，也是长吁短叹，有的说老娘妻子不能相见，有的说父母兄弟不能团圆，就听贾明在第七间里喊道：“小子们喊什么？闷了不会捋锁练玩么？再喊我就要骂你们哪。”老英雄心里想，傻小子还玩笑呢，到了什么时候啦？老英雄思想至此，心中思想，若先救人，方才那个黑胡爪的有话，叫他的伙计多辛苦，勤到死囚牢去看看，倘若我动手救人，他们来了如何是好呢？岂不误了事？没有别的，我先将领班房的人捆好了，然后再来救人。

胜爷思想至此，遂仍奔二道狱墙，纵过了二道狱墙，奔领班房而来。来到领班房门外，胜爷不由的打了一个寒战，原来屋中灯光没有啦，胜爷心中暗想，为何他们将灯熄灭呢？狱里向来终夜不能熄灯，老英雄蹑足潜踪，走到门前，用手一推班房的门，门未关闭，随手而开，胜爷走到屋中，掏出火折晃着一照，不由的

呆痴痴发怔，这六个人俱都捆着呢，捆的非常之妙，两个人的胳膊捆在一块，腿也捆在一块，六个人分为三对，俱都在地上躺着呢。胜爷说道：“是何人捆的你们？”就见那大胡瓜的口中有物，直哼哼。胜爷伸手由那大胡瓜的口中掏出棉花，问道：“是何人捆的你们？”那大胡瓜的说道：“连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正在屋中谈话呢，进来了一个妖精，青脸红发，一身毛，我们刚要喊嚷，那个妖精伸手点了每人一下，我们便都上气不接下气了，认他随便捆绑，老爷子您救了我们吧。”胜爷一听，心中暗想，我露了白啦，人家带着假面具，救出人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我是本来的面目，这六个人将来都能认识我。胜爷思想至此，遂说道：“班头，你不收焦公子的四百两银子，不害好人，我今天是救人不害人。”语毕，将棉花仍然塞于班头的口内，仍然越过二道狱墙，走至五号死囚牢门前，胜爷不由的一怔，死囚牢的门已经大开。走到牢门，晃着火折一照，象鼻大锁，掷在地上，黄昆踪影不见。胜爷出了五号囚牢，奔二道狱墙，越过了二道狱墙，来至头道狱墙一看，毯条仍然在墙头上，胜爷掏出飞爪抓住狱墙，倒上了墙头，单胳膊跨着墙头，就见狱墙外那片树林子东南角上，有一道白线，胜爷飘身下了大墙，奔树林子东南角而来，那道白线已经点影不见，胜爷围着树林子绕了一匝，仍然不见其人。胜爷心中纳闷，此人为何这么快呢？胜爷又一想，我在这儿发怔何为？我回去救我侄子贾明去呀，胜爷仍然回到监狱，再奔七号死囚牢，胜爷一看死囚牢门外蹲着一个黑影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贾明蹲在那里。口中说道：“我不嚷。”胜爷低声叫道：“明儿。”贾明一听是胜爷的声音，遂叫道：“三大爷，我不嚷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谁救的你？”贾明说道：“我正纳闷捋锁练的呢，一道立闪似的，进到死囚牢中，红胡子蓝脸，竹叶眉，他叫我闭眼，我就将眼闭上啦。喇啦喇啦，我的手铐脚镣就下来啦，他说叫我在门外蹲着，千万别动，必有高人来救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明儿，我听说你下狱的时候，有人背着你下的

狱，你能行动吗？”贾明说道：“三大爷，我那是装着玩呢，我能走。”胜爷叫道：“贾明随我来吧。”爷儿俩奔二道狱墙，贾明先纵过了二道狱墙，胜爷随后也纵过了二道狱墙，爷儿俩来到头道狱墙，胜爷抬头向狱墙上一看，胜爷说道：“明儿可了不得啦，我进狱墙之时，墙上有一条独睡毯条，为的是出入的，现在毯条没有了。枣树枝棘最厉害不过，如何过去呢？”贾明说道：“必是被风刮下去了。”胜爷说：“不能，毯条两头有砖坠着，风刮不下去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咱爷俩砸开狱门吧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若将狱门砸开，罪名可就大了。”爷俩正在着急之际，忽见由墙外唰啦一声，独睡毯条搭在原处，紧跟着又听扑通一声，上来一人，周身白毛。贾明说道：“三大爷，妖精来了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光天化日，岂有妖异之事？”胜爷遂向上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墙上答道：“是吾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原来是欧……”语至此，就听墙上之人说道：“老哥哥念缓念缓。”摆着手不叫向下说。胜爷这才明白原来是欧阳天佐，贾明也明白了。叫道：“豆腐皮，你可吓坏了我啦，吓了我一裤子尿。豆腐皮你快将我三大爷系上墙去，然后再系上我去，要不然我招呼着你的名字喊嚷。”欧阳大义士遂系下了绒绳，胜爷倒绒绳上了墙，飘身下了墙头。欧阳大义士再将绒绳掷下来，金头虎贾明也倒绒绳上了大墙，飘身而下。然后欧阳大义士，将绒绳提上来，缠成一个团儿，带在腰间百宝囊内，也纵下墙头，毯条可就不要了。欧阳大义士带路，奔狱墙后的树林子，欧阳大义士叫道：“胜三哥，他们爷儿三个俱在树林子内。”胜爷问道：“哪爷儿三个呢？”大义士说道：“三太在树林子北头，赵得胜在树林子当中，黄昆黄二爷在树林子南头。昨天早晨赵得胜在树林中上吊，你们爷儿俩谈话，吾在树上偷听呢，老哥哥言说不叫三太知晓，等救出黄昆再叫三太知晓。老哥哥与得胜回家，我就到钱塘县堤破庙后，败苇之中，找着三太等，今晚我带领三太混进了城内，在一个大寺院内隐蔽。候到二更已过，我同着三太奔县狱而来，来到这个树林子，吾将

三太领到树林子北头，叫三太上了树，吾用绳子将三太拴在树上。老哥哥吾黑夜与白天看一般远，你上了狱墙的时候，吾就来到树下啦，赵得胜看见我，他就要跑，吾说你不要跑，吾复姓欧阳双名天佐，胜三哥约我前来帮助救人的，你跟着我来，他就跟着我来到树林之中，吾也叫他上了树，吾用绳子也将他拴在树上，然后我再进了头道狱墙，正赶上老哥哥在东房上珍珠倒挂，偷听他们说话呢。我也听明白啦，我先到第五间死囚牢，一看果然是黄昆，又到第七间果然是贾明，比及老哥哥到了死囚牢，我早将班房里的狱吏全都捆上啦。老哥哥又打算由死囚牢返回去捆人，我趁着那个空儿，就将黄昆救了。我手中有诸葛道爷的宝刀，将狱门大锁俱都削落，救出黄昆去，将黄昆领到树林之内，在南头我扶着他上了树，也将他捆在树上了。然后回去又救的贾明。你再回去，贾明早在七号死囚牢门外等着呢。”胜爷闻听这才恍然大悟。欧阳大义士将三太、黄昆、赵得胜俱都由树上解下来之后，黄昆、三太、赵得胜俱都谢胜爷与大义士救命之恩。正在此时，就听狱中一阵大乱，胜爷说道：“咱们赶紧走，黄昆带伤不能行走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我背着你老人家。”赵得胜背起了黄昆。蛮子将皮袄脱下来。

书中代言，假面具早已摘下去，胜爷在头前带路，爷儿六个奔钱塘县城马道而来，顺着马道上城。欧阳大义士打皮兜子之中，取出长绳一条，拴在垛口眼之上。赵得胜放下黄昆，倒绒绳而下，第二个贾明，第三个三太。蛮子又用绸子将黄昆系上，由上面缒将下去，然后胜爷、蛮子将绒绸解下来，缠成一个团，带在腰间，飘身而下。胜爷说道：“大家暂且归在何处？”黄昆说道：“我的怨气不消，二位仁兄既使我绝处逢生，我必报此仇，以解胸中之恨！我想焦公子必在我家，我回家看看，如果在家吾必要手杀奸夫淫妇。”蛮子说道：“若是回家捉奸我可不管。”胜爷暗中用手一推蛮子，低声说道：“黄昆此时倒没有什么顾忌，三太脸最薄，你不要

胡说。”胜爷遂又回头向黄昆说道：“贤弟回家也好，我等相随。”于是众人直奔东门外，仍是赵得胜背着黄昆，此时已有四更来天，众人到了黄宅，进了胡同。黄昆叫道：“胜三哥，禽兽焦振芳若在吾家，二位兄长打牢中将我救出，我手无寸铁，怎样办理？”黄昆的意思，是要与胜爷借刀。胜爷有心不借，又怕朋友为难，胜爷正在一怔神之际，得胜由背后抽出朴刀，叫道：“师父，我这口刀虽不如恩师的刀，要杀人也像削瓜切菜。”黄昆接过朴刀，就要跃短墙，胜爷叫道：“贤弟且慢，你有伤在身，焦振芳全身的武术，你一人焉能行呢？”赵得胜叫道：“胜三大爷，我同我老师进去能行吧？”胜爷点头。黄昆上了短墙，赵得胜扶着黄昆的腿，老英雄挣扎着越过了短墙，爷儿俩进了院子，够奔南暗间窗户外。黄昆此时气儿助着，身体倒不觉甚痛苦，黄昆撕碎了窗纸向内观看，黄昆这一看屋中，只气得三尸神暴跳。只见焦公子与陶氏二人对坐饮酒，陶氏娘子没穿汗褂，露着雪青的兜兜，绣着品紫的团鹤，赤金的兜肚练，水红绸子底衣，没扎着腿带子，软底紫鞋。焦公子也赤着背，穿着茶青的兜肚，纺绸的裤子。桌上摆着烧鸡烧鱼、肉等食品，怎么这般时候还饮酒呢？原来奸夫淫妇，由定更天就睡了觉啦，睡醒了一觉啦！焦公子说道：“娘子，我今日觉着心惊肉跳，毛发耸然，肉似钩搭。”陶氏说道：“你是身体弱了。”焦公子说：“不是。”陶氏又说道：“要不然就是饿啦，我也觉着有点心慌呢。”故此他们二人这才起来喝酒。喝着酒陶氏说道：“我与少爷你商量一件事。”焦公子问道：“何事？”陶氏说道：“咱们俩的事，瞒不过观音庵的老尼姑。头一次你我并不相识，都是老尼姑的成全，后来两个道姑气愤，说闲话，才搬到我们家里来，又被冤家赵得胜撞见，幸亏老尼姑用离间计，倒打一耙，与赵得胜和黄昆两人拴成对儿，黄昆找赵得胜十余次，都没找着他，后来离间计又松啦，我们那口子也不找赵得胜去啦。随后又用计才将黄昆置于牢狱之中，但不知黄昆何时出斩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我已派人运

动看狱的暗暗将他害死，你放心吧，想此时黄昆早已死了。”陶氏与焦公子喝着酒，将如何定计如何报案，如何花银子暗害黄昆的话，二人滔滔不断的说了一遍，最后陶氏又对焦公子说道：“老尼姑这五百两银子，你既然应许她至今为何不给呢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娘子你的记性真大，还惦记着这件事呢？我一文钱也不给她。她要和我要，我就与她瞪眼，我就说出家人不守清规，给人家出主意害人。非要钱不可，咱们就来一打官司，我就这样一吓唬她，她一两银子也不能要啦。”陶氏抿嘴眯嘻着眼，用手一指焦公子道：“你真不好惹，堂堂的公子爷说了不算，这件事倒不要紧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，黄昆是外来户，此处也没有亲戚当门家族，咱们二人之事，不能有人干涉，惟独赵得胜是黄昆的干儿子，倘若他要使出法子来，暗中害咱俩，你可有什么法子？”焦公子闻听一笑，遂说道：“你爷们黄昆比赵得胜名头大不大？我一个诬盗栽赃，就将他置于死地。小小的赵得胜何足为虑？小冤家那日痛打我那一场，我岂能忘怀？这件事仍由李铁笔办理，花钱买来两个小偷，故意的犯了案，过堂之时，就说将赃物存在赵得胜家中，暗含着叫王七将赃物也放在赵得胜的家中。在大堂上赵得胜必然不认，派官人到他家里去搜，将赃物由他家里搜出来，他浑身都是口，也难以分辩，然后再叫李铁笔到狱里去，花上三百两银子，将赵得胜害死狱中，你我定然高枕无忧了。”陶氏闻听，微然一笑，遂说道：“公子真是高才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公子爷可别厌故喜新，再将我忘了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我要将你舍了，叫我活不到天明。”陶氏说道：“公子出言太重了。”

语毕，与焦公子满上了一杯酒，递到焦公子嘴边，黄爷听到这里，可气炸了肺腑。转身形直奔外屋门而来，两脚踹开外屋门。列位，黄爷虽然有伤在身，当时见此光景，火气助着，应了一句俗语，“猛虎虽瘦雄心还在”。踹开外间屋的门，奔南暗间而来，掀开了软帘。奸夫淫妇一看，蓬头垢面，犹如活鬼一般，手

中擎着明晃晃的朴刀。两个人正在欢乐之际，黄昆用手一指，遂说道：“禽兽的焦振芳认识黄爷吗？”说着话抡刀盖顶就剁，焦公子躲之不及，用胳膊一搪，半只胳膊落地。咔嚓一声，焦公子在床上一脚，奔黄爷踢来，黄爷用刀一撩，右腿挨了一刀，连着一点肉皮并未落下来。焦公子由床上向下一扑，一只手将黄昆的腿腕子捋住，用死力一点，竟将黄爷点倒。书中代言，焦公子这是死力，故此将黄昆揪住，点了一个仰面朝天，黄昆翻身起来，焦公子仍未撒手。黄昆用朴刀照定焦公子的胳膊上剁了一刀，此时黄昆的气力可不敌一进屋的时候了，这一刀仍未将焦公子胳膊剁断，又照焦公子的面门上剁了一刀，焦公子这才撒了手。黄昆用刀一指陶氏，遂说道：“好你一个贱人！”此时陶氏由床上下来，羔羊吃乳，跪在黄昆面前，叫道：“丈夫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无论如何你都看在我年轻无知……”黄昆的刀向下一剁，陶氏便围绕着黄昆跪着爬，用手托着黄昆的刀，黄昆此时不觉心软手软，刀不忍下落。赵得胜站在外间屋说道：“义父您老人家若饶了她，她可不能饶咱爷们，若只杀焦公子可得偿命。”黄昆叫道：“得胜儿，你看着办吧。”赵得胜在外屋说道：“陶氏身上可曾穿着衣服？”黄昆在屋中这才用刀尖挑起陶氏的汗衫，遂说道：“贱人你将衣服穿上。”陶氏不敢违命，遂将汗衫穿在身上，仍然跪在地下，苦苦的哀求。赵得胜掀起软帘进了屋中，陶氏说道：“得胜徒儿，你若有好生之德，可怜之情，替我劝一劝你的师父将我饶了，求你休记前嫌，帮着你师娘，再说几句好话，留下我这条性命吧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师娘求情不难，这是当着我师父之面，师娘你要秉天理良心，我师父走后，您留我在家中吃饭，喝着酒是你调戏我还是我调戏你？你要实话实说！与焦振芳有染是在你的娘家认识，还是在黄家呢？究竟是何人的介绍，要你明言！”陶氏遂将调戏得胜及尼姑介绍焦公子等事，详细说了一遍。黄昆这才明白方才陶氏与焦振芳所说诬良为盗之事，俱都是邻居尼姑庵的老尼姑所为。赵



得胜叫道：“师父你听见了没有？此事怎么办吧？”黄昆说道：“全凭徒儿你处治。”赵得胜闻听，双眉倒竖，伸手捋住陶氏的青丝，就听扑的一声，只见身首两分，一腔子热血，激了黄昆与赵得胜师徒一身，赵得胜又将焦振芳的首级割下，打开焦振芳的头发，又将陶氏的发也打开，两个人头系在一处，拴在窗棂之上。又将两个死尸，俱都挨在一处。爷儿两个由屋中出来，仍然由短墙上纵出，黄昆此时心中非常痛快，身上的伤倒不似出狱时之步履艰难了。赵得胜与黄昆来到外面一看，胜爷与金头虎贾明黄三太在外门等候，惟独不见了大义士欧阳天佐。黄昆叫道：“胜三哥，奸夫淫妇已经杀了，小弟胸中之气已出。”黄三太一见黄昆与赵得胜满身是血，早就明白了，也不便询问。金头虎在旁说道：“黄三哥你看短了一个人，你还发怔呢？”黄昆这才问道：“胜三哥，欧阳大爷哪里去了？”胜三爷见问，不由的长叹了一口气，遂叫道：“黄贤弟，愚兄是一事未了，一事又来。欧阳兄与我孩提相善，肩不离背，背不离肩，他是侠肝义胆的行为，除恶务尽，见善必为。现在钱塘县出了七个奇案，俱都是失去少妇长女。姑娘与嫂嫂在一个屋中安歇，第二日门窗俱开，姑娘便没有了。或是姊弟在一个屋中睡觉第二日也是如此。还有丈夫不在家，丢了媳妇的，儿媳妇与婆母在一个屋中安歇，第二日竟将门窗大开，不见了媳妇。姑娘有了婆家的，女家便与男家送信，告诉情由，男家不信，两造便打起官司来了，儿媳妇丢了的，娘家向婆家要人，婆家交不出人来，娘家便告状，就这样的案子有七案之多。欧阳大义士说此案非他办不了，他说到此处，便走去了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胜三大爷还有一事，小侄男趁此时办了，与钱塘县除去大害。”胜爷问道：“何事？贤侄当面言来。”赵得胜说道：“与师娘陶氏勾引到一处，出计策害我师徒，诬盗栽赃，俱都是离此不远的淫尼所为，方才在屋中问陶氏，陶氏俱都吐露实言，此尼师徒三人，俱都不是好人，专勾引青年子弟，为非作歹，小侄男打算将此辈，刀刀斩尽！”

刃刃诛绝！以除大害。”胜三爷点头说道：“甚好甚好！还是你师徒去办理。我与三太等在庙外等候。”

说着话赵得胜、黄昆师徒在前，胜爷、三太、金头虎爷儿三个在后跟随，奔尼姑庵而来。此尼姑庵与黄宅相隔不远，来到庵前，得胜由衣服中掏出飞爪，搭在墙上，黄昆揪着绒绳上墙，赵得胜用手扶着黄昆的腿，庙墙不高，黄昆上了墙，两手再倒绒绳自己就能下去了。赵得胜拧身形纵过庙墙，爷儿俩进了庙，胜爷等在庙外等候。黄昆与赵得胜二人先奔禅室，赵得胜将门拨开，爷儿两个进到屋中。此时四更多天，睡的正熟，爷儿俩摸着一个杀一个，摸着两个杀一双，削瓜切菜一般，杀了三对半，内中正好有野鸡遛子王七。这小子虽然被杀，还便宜他啦，因为什么便宜他呢？这小子一个人搬弄是非，引起杭州比播，刮了他都不多，偏在睡中一刀将他杀死，这小子故此便宜了，他爷儿俩杀完了，走出禅门，开开角门，与胜爷等奔钱塘门下关。正向前行走，只见前面来了一伙人明晃晃灯笼火把亮着油松，各人手中都有家伙，内中有人说道：“老哥们快走，黄昆越狱必然回家，此处离他家不远了。”黄昆闻听一怔，胜爷叫道：“黄贤弟你们快奔那片苇塘隐藏，我引众官人到黄贤弟你的家中，叫他们明白明白。”黄昆与赵得胜、三太等急忙进了苇塘。胜爷迎着这伙官人走来，相隔十几丈远，胜三爷一亮鱼鳞紫金刀，咳嗽一声，众官人俱都见着一个刀影儿，遂追将下来。胜爷在前边跑出去一二百步，再等候众官人，一晃鱼鳞紫金刀，众官人又见刀影，内中有认识黄昆家的，遂说道：“必定是黄昆，离他家不远了。”如此三次，将众官人引到黄宅，胜爷遂隐藏在邻居的房上。众官人有会上房的，先由墙上越过去，仍然开开了门，二十多人持着灯笼进了院子，到了寝室一看，俱都一怔，只见两个死尸倒在地上，窗棂上系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。众官人早有明白的，焦公子与陶氏有染，必然黄昆越狱回家，杀了奸夫淫妇。众人见此光景，明知道前面的故意引诱，捉人的心也